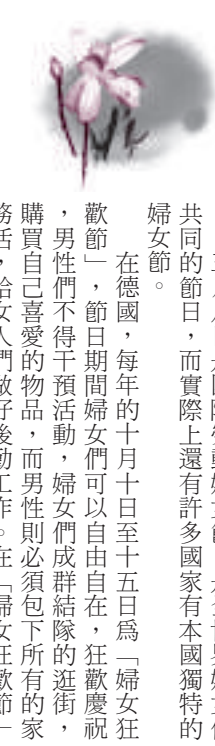


一省之長，其權力可謂大矣。除國防、外交事務外，經濟、教育、醫療、交通等與民生有關範疇，都在其管轄之下。在加拿大，聯邦和省都實行行政政治，即在國會和省議會選舉中，哪個政黨取得最多，其黨魁自動成為總理或省長。但兩個層面的政黨並沒有從屬關係，雖然名稱一樣、理念相同，仍各自為政。所以各省在處事上有更大空間，省長權限也顯得較大。每年一度省長聯席會議，也敢於向聯邦叫板。

一月底，加國最大省份安省由於在位九年的省長麥堅迪辭職，執政自由黨選出一位女性為黨領袖，造就新黨魁韋恩成為安省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省長。另外現在還有其他四個省份，即卑詩省、魁省、亞省和紐芬蘭省也是女土當政。至此，全國十個省份中，一半省長為女性，真正成了女省長半邊天。加之三個原住民特區中有一位女省長，這些女省長和特區首長，管轄著全國近九成民衆，其影響力也令人刮目。

女性在省壇崛起，是時代的進步，也是她們經過長期艱苦卓絕奮鬥的結果。回想上世紀三十年代，加國婦女仍沒有投票權，如今卻在「一方叱咤風雲，譜寫歷史新篇章。有人認為，女人秉性一般較溫和，女性領導多，可以發揮柔性軟實力，有利改變男性和社會上日益加深的矛盾。但回顧加國近幾十年來出現的幾位女強人，包括前聯邦部長、副總理仙力金，最後也是曇花一現。畢竟加拿大仍是一個傳統保守、男性主事的社會。到下次省選之後，很難說依然仍有五位女省長坐在一起握手言歡。



政壇如是，經濟領域亦然，女性的地位仍比不上男性。一位加國大銀行的首席女經濟師近日宣布退休，她在接受訪問時坦言，自己在金融界拚鬥了三十多年，也許由於女性關係，遺憾未能進入管理層。她感慨地說，要是財經界有更多女性是高管，二〇〇八和〇九年的金融風暴可能不會發生，因為女人的本能和處事方式有其獨特之處。有統計顯示，加拿大各公司的領導班子中，女性佔的比例不足五分之一，與全國勞動力人口男女接近的情況相去甚遠。

至於男女同工同酬，更是加國婦女目前繼續爭取的目標之一。除了得不到同等報酬，在工資低又辛勞的工種中，如車衣、清潔、保姆等，女性仍佔多數。而職場中對女性的騷擾歧視，也層出不窮。近年幾位前加拿大皇家騎警對上司性侵犯的訴訟，雖轟動一時，至今還未妥善處理，還受害人一個公道，也許將不了了之。可見，即便在較自由平等的西方社會，女性要得到真正解放，在各個領域與男性平起平坐，談何容易。每年三八國際婦女節，既是紀念、慶祝，也可說是女性為爭取自身權益鬥爭的新開始。

女省長半邊天

姚 船

三月八日是國際勞動婦女節，是全世界婦女們共同的節日，而實際上還有許多國家有本國獨特的婦女節。

在德國，每年的十月十日至十五日為「婦女狂歡節」，節日期間婦女們可以自由自在，狂歡慶祝，男性們不得干預活動，婦女們成群結隊的逛街，購買自己喜愛的物品，而男性則必須包下所有的家務，給女人們做好後勤工作。在「婦女狂歡節」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節日就是剪掉男士的領帶，所以節日期間不帶德國男性都不繫領帶或者隨身攜帶多條領帶預備，領帶被剪斷後再換上一條新領帶。

尼泊爾在四月的時候有一個為期三天的「媽媽節」，節日期間尼泊爾的媽媽們便穿著最美麗的衣服奔向首都的帕蘇帕神廟，向神明祈禱並感謝神賜予的美好生活，然後互相交換從家裡帶來的美味食物，共同高歌起舞，互相祝願，來慶祝難得的休閒時光。

在瑞士，每年的一月四日為「婦女掌權日」，在這一天，家裡所有的家務活統統都歸女性，而且家庭所有的事務決策都由婦女說了算，上到購買車，下到吃飯出遊，都由女性決定。而且男性不能提出異議。所以到了這一天就能看到太太們成群的奔向各大商場、公園或是電影院，盡情地放鬆自己，而男性在家中處理著各種家務。

而在日本和西班牙，除了法定的婦女節外，還有看為年輕女性而設立的節日。每年的三月三日是日本的「少女節」，在這一天年輕的日本姑娘便會穿上和服走向街頭，一起聊天遊戲，而男生則需要送給她們小禮物以示慶祝。在西班牙，五月的第三個星期日為「百女節」，未婚姑娘們穿上素色的衣襟，捧著花枝，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互相祝願，隨後將花拋向空中，祈禱以後的婚姻幸福快樂。

多樣的節日，而實際上還有許多國家有本國獨特的婦女節。

在德國，每年的十月十日至十五日為「婦女狂歡節」，節日期間婦女們可以自由自在，狂歡慶祝，男性們不得干預活動，婦女們成群結隊的逛街，購買自己喜愛的物品，而男性則必須包下所有的家務，給女人們做好後勤工作。在「婦女狂歡節」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節日就是剪掉男士的領帶，所以節日期間不帶德國男性都不繫領帶或者隨身攜帶多條領帶預備，領帶被剪斷後再換上一條新領帶。

尼泊爾在四月的時候有一個為期三天的「媽媽節」，節日期間尼泊爾的媽媽們便穿著最美麗的衣服奔向首都的帕蘇帕神廟，向神明祈禱並感謝神賜予的美好生活，然後互相交換從家裡帶來的美味食物，共同高歌起舞，互相祝願，來慶祝難得的休閒時光。

在瑞士，每年的一月四日為「婦女掌權日」，在這一天，家裡所有的家務活統統都歸女性，而且家庭所有的事務決策都由婦女說了算，上到購買車，下到吃飯出遊，都由女性決定。而且男性不能提出異議。所以到了這一天就能看到太太們成群的奔向各大商場、公園或是電影院，盡情地放鬆自己，而男性在家中處理著各種家務。

而在日本和西班牙，除了法定的婦女節外，還有看為年輕女性而設立的節日。每年的三月三日是日本的「少女節」，在這一天年輕的日本姑娘便會穿上和服走向街頭，一起聊天遊戲，而男生則需要送給她們小禮物以示慶祝。在西班牙，五月的第三個星期日為「百女節」，未婚姑娘們穿上素色的衣襟，捧著花枝，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互相祝願，隨後將花拋向空中，祈禱以後的婚姻幸福快樂。

中央日前發布八項指示，地方各級政府隨之「整改作風」。開會不擺鮮花了，主席台上人數減少了，大酒店的公費吃喝也大縮水。老百姓相應推出「光盤計劃」，提倡節約型外食：在飯館按需點菜，吃不完打包帶走。

這些都是我喜聞樂見的好事。不過，飲食文化的傳統根深蒂固，要改變潛在的理念、意識並非輕而易舉之事。二十世紀初期飽受現代知識分子抨擊的中國人飲食方面的「陳規陋習」，某些到如今還是普遍現象。

夏巧尊評價：「中國民族的文化，可以說是口的文化。」他抱怨同胞宛如「餓鬼投胎」：「在中國，衣不妨污濁，居室不妨簡陋，道路不妨泥濘，而獨在吃上分毫不能馬虎」；「吃字的意義如此麻煩，吃的要求如此露骨，吃的方法如此複雜，吃的範圍如此廣泛，好像除了吃以外就無別事也者，求之於全世界，這怕只有中國民族如此的了。」

王力對中國人熱衷的請客、勸菜等風俗深惡痛絕。他曾發表諷刺之論，認為同胞請客並非出於好客的美意，而是使用「小往大來」的權謀手段，讓被請者吃人嘴短，與人消災。他年少氣盛時，因在某次酒席上嫌棄自己飯碗中堆得密不透風的都是他人挾來、沾染了別人唾液的菜色，翻臉讓主人給換一碗白飯。

另一方面，有林語堂盛讚中國飲食文化，將其鼓吹為中華民族的生活藝術和千年文明的象徵。他承認中國人在飲食方面完全喪失了在建築、美術領域「拾到好處」的分寸感，二、三十道菜上桌後，還能手捧烤鴨據案大嚼，但他依舊認定「人世間倘有任何事情值得人的慎重將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學問，而是吃」；「未吃之前，應先熱切盼望著，東西端至己前，先沾一些嘗嘗滋味，然後細細咀嚼。即食之後，大家批評著烹調的手法，非如此，不足以充分享受食物。」

自封「老饕」，出身名門的趙珩有言，所謂「惡吃」，「一是吃不應入饜的東西。二是揮霍無度、暴殄天物。三是與飲食有關的種種惡習。」第一項，可包括同胞們熱衷的河豚、果子狸、毒蛇，以及其他種種挖空心思、不顧危險搜羅招致，烹調時只圖奇巧、不講仁慈的食品，諸如活取的猴腦、生取的魚翅。第二項，就是和「光盤計劃」大相逕庭的公款吃喝或炫富消費，一擲千金而浪費過半。第三項內容就複雜了。因為有些地處「灰色」地區、國人褒貶不一的習俗，諸如共食、敬酒、划拳、喝湯出聲等，有反對者，就有死忠的支持者。即使更符合衛生原理的西式分食用餐制度，也有陸文夫等美食家發表不同意見，認為如松鼠鱈魚這樣講究造型的佳餚，被分拆得七零八落既不美觀，又不美味，真氣全失，根本不成了話。

我的愚見，道德上的訴求，最好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更遑論禮儀之道。在自家進餐，關起門來成一統，怎麼潑潑灑灑、胡天胡地都由你。但到公眾場合就要入鄉隨俗，不要因自我中心、不體貼給別人造成困擾。上個世紀，那些接受過歐風美雨洗禮的知識分子以國人的飲食習慣為喻，是出於改造文化、富國強民的良好意願，我們無須過分當真，把他們戲謔諷刺的文字奉為不容質疑的真理。但聞過則怒，把「惡食」習慣拔高為「民族精神」，將敢於對傳統發表批評者斥為「漢奸」、「不愛國」，那就走向另一個極端了。

文學和音樂的互動

張道穎

文學和音樂是兩種不同形式的藝術。一種是以文字作為媒介的創作，創造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讓閱讀的人能在文字中體會作者所描寫的理想和感情世界。然而音樂作品是用演奏出來的聲音來表現藏在音符中的感情。不可思議的是：文學表達的種種感情，諸如愛情，宗教情懷，懷舊思鄉，對自然景物的讚賞，季節變換的感受，對英雄的崇拜，人生的悲歡離合，音樂家竟然也可以用音樂表達出來。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文學與音樂可以同列為人類文明的精華，而且這兩種藝術經常攜手合作，在文明的發展中，文學和音樂常常結為旅途中的伴侶，相輔相成。

最常見的音樂與文學的互動是音樂家閱讀了文學作品，在感動之餘激發起創作的靈感而寫出音樂作品。最受音樂家青睞的文學作品應是莎士比亞的戲劇，單是《羅密歐與朱麗葉》就有為數眾多的音樂家為之譜曲。十七歲的孟德爾頌，讀了莎士比亞戲劇後創作了《仲夏夜之夢》音樂劇。塞萬提斯的《唐吉珂德》有李察史特勞斯寫成交響詩。音樂家德布西根據馬拉美的詩，作出《牧神的午後前奏曲》，表現出印象派的迷離幻境，讓聽者墜入夏日午後牧神出現的樹林溪邊和花叢之中。聽過這首前奏曲的聽眾恐怕比看過馬拉美原詩的讀者要多得多，因為文學要經過語言的國界必須靠翻譯，然而音樂卻可以直接訴之聽覺，不需翻譯。

有時音樂家寫作歌曲需要歌詞時就使用詩人的作品，如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第四章的合唱就使用席勒的詩《快樂頌》作為歌詞。描寫在萊茵河用歌聲來

迷惑航行者的《羅萊萊》的歌曲，其歌詞是海涅的詩。愛爾蘭的民謠《丹尼少年》使用二十世紀初英國作家偉勒理所寫的歌詞，使這首歌成為結合詩和優美歌曲的感人的作品。近代的流行音樂中，有一些搖滾樂或民謠作者所寫的歌詞都可以視為上乘詩歌。在七十年代流行的巴布狄倫的《在空中飛揚》，賽門和葛芬哥的《惡水上的大橋》、《史卡波洛市集》，他們的歌詞都是為一流的作品。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唐詩，樂府，宋詞，元曲，可以看到詩與歌互相結合的最佳典範。詩是用來朗讀吟誦的，當然要講究韻律結構。樂府是指可以演唱的詩歌。至於宋詞元曲本來就要供人歌唱的詞句，所以也包括在廣義的樂府內。填詞的文人必須是通音律的作家，南宋詞人姜夔就有「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的句子。作出新詞來，讓佳人低唱，自己吹簫伴奏，這真是迷人的音樂和文學的結合。

另外一種文學和音樂的互動是用文字來描寫聽到音樂時所得到的感動。用文字來描述音樂難度極高。因為不管怎麼描寫，文字都發不出聲音來。唐詩中三首描寫音樂的名作，李賀的《李憑箏引》、韓愈的《聽穎師彈琴》、和白居易的《琵琶行》被推為摹寫聲音的至文。這幾位作者都是用想像出奇的比喻，敘述聆聽時的心靈感受，來描寫令人感動的音樂。其中白居易的琵琶行因為用字明白曉暢，摹寫真切動人，並有彈者和聽者感情互相交感，成為藝術性極高而廣為留傳的絕唱。

在一個秋天的夜晚，白居易在潯陽江頭送客，離別的情緒以及宴飲時無管絃伴奏，讓主人客人覺得「醉不成歡慘將別」，這時候忽然聽到江上的琵琶聲，引起他們的注意而尋聲去問是誰在彈奏。他們移船相

惡食江湖

馮 進

到了微山湖，一番遊玩之後，我們筋疲力盡。中午，朋友帶著我們在塘邊尋到一艘漁船，上有一家「微山湖魚館」的餐廳。朋友點了幾道這裡的特色菜，麻鴨、鹹鴨蛋、炒藕芽等，特別推薦了那道「醬汁四鼻鯉」。一吃果然別有風味。我先拈起一塊魚，沾着盤中的汁水，放入口中，鹹鮮甜，若有的葱香，若無的醬香，都在這魚肉的飽滿與韌道中散發出來。

女人味

朱麗娟

女人味是一種浪漫。浪漫是女人最顯微尾的天性，她們說話時輕言軟語，舉手投足都有一種嬌羞的姿態，她們動作、語言矜持，目光羞澀，總有一種淡淡欲語還休、那嫣然一笑的神態，楚楚動人的容貌，總是勾引起男人無限的憐香惜玉之情。當遇到心儀的男人如炬的目光時，她們甚至不敢抬頭迎視，只那一低頭的嬌羞，便更會讓男人怦然心動，意亂情迷。

女人味是一種浪漫。浪漫是女人最顯微尾的天性，她們說話時輕言軟語，舉手投足都有一種嬌羞的姿態，她們動作、語言矜持，目光羞澀，總有一種淡淡欲語還休、那嫣然一笑的神態，楚楚動人的容貌，總是勾引起男人無限的憐香惜玉之情。當遇到心儀的男人如炬的目光時，她們甚至不敢抬頭迎視，只那一低頭的嬌羞，便更會讓男人怦然心動，意亂情迷。

如是

李 波

因找不到墓碑誌，林斤瀾只能向墓碑求解——

忽然發現窗框上文字，略顯新舊。新框上籍貫清楚，生卒年月沒有含糊。核算時日，正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革命叫文化，實質是武鬥，對門打衝鋒槍，對街擲手榴彈，繁華猶如北京王府井的五馬街，也燒掉半邊。

原是自己人，當時分兩派。現在事過境遷，當時分兩派，原是自己人。都算做為國犧牲，同葬烈士台，共聽軀軀叫。

……

再那邊年代更久遠，怎麼是抗日英雄，也會落到這裡？會不會是自己殺的，末後又末後才得到更正，做個「為國犧牲」的烈士吧。

「眼睛後躲著「沉思的老樹的精靈」的林斤瀾，就此借「有人」之口點出了他「困惑」的根源——

有人把走過來的時光，說做「痛苦的、流血的、充滿激情的、浪漫而又荒唐的年代。」用了這樣長的句子，夾雜著荒唐兩個字。

荒唐這兩個字裡，隱藏著怪異吧。老百姓愛說「入土為安」，這個安又不是外國的「安息」。他們的詩人歌德寫道：「一切的樹尖／全不見／綠兒風影……」

「入土為安」卻未必「安息」，讀到這裡，想到經手編寫的程紹國的《林斤瀾先生週年祭》，我的心陡然一沉：寫於二〇〇四年的《翠微山》，雖然說的是「大約十多年前的事」（大約也就是寫《峰頂》的時候），起因則是林斤瀾自己身後的「入土為安」問題。他已經有些「安」了——

先生曾說過「落葉歸根」，說過「到最後，我總要整個交給溫州」的話。二〇〇三年，在溫州，我和哲賢陪他和他的妹妹夫們到黃龍公墓去，給他的父母謁墳。後來在邊上轉了轉，他的神色也微笑，也深沉，可始終沒說什麼話……

程紹國說：「先生信奉佛教，不甚虔誠，不信輪迴，但相信人死後靈魂存焉。」由此更可解林斤瀾從父母墓地回來，為何要強調「入土為安」的「安」又不是外國的「安息」了。林斤瀾二〇〇九故世後被「安葬在通州，他可能想不到」，程紹國說。

但林斤瀾可能更想不到的是，他的「骨灰盒被刺目的紅布包裹著，一個年輕的司機，故作悲痛讀著千人一律的祭文，高亢而沉悶」，程紹國寫道，「余華、章德寧和我流淚了，因為當代一個傑出的小說家，就這樣被一個拿錢的俗人「打發」了。余華後來說了兩個字：「荒謬！」

我想，如果注意到《翠微山》，余華一定會說「荒唐！」荒唐這兩個字裡，隱藏著怪異吧。我想，那一定是的。

林斤瀾比歌德壽長三歲，活了八十六年，但兩人走的路卻大不一樣。林斤瀾寫不出「永恆的女性，引我們上升」，歌德同樣寫不出「坎坷、倥傯、踉蹌、忐忑、浮沉」……可見，在我們這兒，連「峰頂」都不是「一切的峰頂」。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凌晨（下）

飲食男女

王玉龍

空行，浪漫是女人永遠至愛的情調。女人味是一種幽香，女人味是來自體外的，即香水味。女人，是美麗的天使，沒有一個女人不愛美，出門前，在身上撲上淡淡的香水，往往讓女人衣袂飄飄，香氣撲鼻。女人所過之處，空氣中也瀰漫著淡淡的清香。還有……女人在浪漫中生活，天馬行空，浪漫是女人永遠至愛的情調。

女人味是一種幽香，女人味是來自體外的，即香水味。女人，是美麗的天使，沒有一個女人不愛美，出門前，在身上撲上淡淡的香水，往往讓女人衣袂飄飄，香氣撲鼻。女人所過之處，空氣中也瀰漫著淡淡的清香。還有……女人在浪漫中生活，天馬行空，浪漫是女人永遠至愛的情調。

人生在線

朱麗娟

女人味是一種浪漫。浪漫是女人最顯微尾的天性，她們說話時輕言軟語，舉手投足都有一種嬌羞的姿態，她們動作、語言矜持，目光羞澀，總有一種淡淡欲語還休、那嫣然一笑的神態，楚楚動人的容貌，總是勾引起男人無限的憐香惜玉之情。當遇到心儀的男人如炬的目光時，她們甚至不敢抬頭迎視，只那一低頭的嬌羞，便更會讓男人怦然心動，意亂情迷。

女人味是一種浪漫。浪漫是女人最顯微尾的天性，她們說話時輕言軟語，舉手投足都有一種嬌羞的姿態，她們動作、語言矜持，目光羞澀，總有一種淡淡欲語還休、那嫣然一笑的神態，楚楚動人的容貌，總是勾引起男人無限的憐香惜玉之情。當遇到心儀的男人如炬的目光時，她們甚至不敢抬頭迎視，只那一低頭的嬌羞，便更會讓男人怦然心動，意亂情迷。

「峰頂」，不是一切

虞非子

說起女人味，總是讓人有一種心動的、醉醉的感覺，它像一層神秘的面紗，朦朧朦朧的，讓人想去探求，去體味，去感受。女人味究竟是什麼呢？

女人味是一種溫柔。溫柔是女人最本質的特性，是來自骨子裡的一種柔情似水，它像一縷清新的空氣，讓你感覺得到，卻無法形容；它像一泓清泉，能脈脈地流到你的心上，卻摸不出。徐志摩在《致莎陽娜拉》中深情地寫道：「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我想，這是對溫柔的最貼切描繪吧？溫柔，能讓剛硬的男人自動臣服，能讓調皮的嬰孩酣然入睡；溫柔，能化干戈為玉帛；溫柔，能使陰鬱的心情陽光燦爛。可以說：溫柔，是女人征服男人的最銳利武器。

女人味是一種嬌羞。大凡女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種嬌羞的天性，她們說話時輕言軟語，舉手投足都有一種淡淡欲語還休、那嫣然一笑的神態，楚楚動人的容貌，總是勾引起男人無限的憐香惜玉之情。當遇到心儀的男人如炬的目光時，她們甚至不敢抬頭迎視，只那一低頭的嬌羞，便更會讓男人怦然心動，意亂情迷。

醬汁四鼻鯉

王玉龍

到了微山湖，一番遊玩之後，我們筋疲力盡。中午，朋友帶著我們在塘邊尋到一艘漁船，上有一家「微山湖魚館」的餐廳。朋友點了幾道這裡的特色菜，麻鴨、鹹鴨蛋、炒藕芽等，特別推薦了那道「醬汁四鼻鯉」。一吃果然別有風味。我先拈起一塊魚，沾着盤中的汁水，放入口中，鹹鮮甜，若有的葱香，若無的醬香，都在這魚肉的飽滿與韌道中散發出來。

人生在線

朱麗娟

女人味是一種浪漫。浪漫是女人最顯微尾的天性，她們說話時輕言軟語，舉手投足都有一種嬌羞的姿態，她們動作、語言矜持，目光羞澀，總有一種淡淡欲語還休、那嫣然一笑的神態，楚楚動人的容貌，總是勾引起男人無限的憐香惜玉之情。當遇到心儀的男人如炬的目光時，她們甚至不敢抬頭迎視，只那一低頭的嬌羞，便更會讓男人怦然心動，意亂情迷。

女人味是一種浪漫。浪漫是女人最顯微尾的天性，她們說話時輕言軟語，舉手投足都有一種嬌羞的姿態，她們動作、語言矜持，目光羞澀，總有一種淡淡欲語還休、那嫣然一笑的神態，楚楚動人的容貌，總是勾引起男人無限的憐香惜玉之情。當遇到心儀的男人如炬的目光時，她們甚至不敢抬頭迎視，只那一低頭的嬌羞，便更會讓男人怦然心動，意亂情迷。

如是

李 波

因找不到墓碑誌，林斤瀾只能向墓碑求解——

忽然發現窗框上文字，略顯新舊。新框上籍貫清楚，生卒年月沒有含糊。核算時日，正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革命叫文化，實質是武鬥，對門打衝鋒槍，對街擲手榴彈，繁華猶如北京王府井的五馬街，也燒掉半邊。

原是自己人，當時分兩派。現在事過境遷，當時分兩派，原是自己人。都算做為國犧牲，同葬烈士台，共聽軀軀叫。

……

再那邊年代更久遠，怎麼是抗日英雄，也會落到這裡？會不會是自己殺的，末後又末後才得到更正，做個「為國犧牲」的烈士吧。

「眼睛後躲著「沉思的老樹的精靈」的林斤瀾，就此借「有人」之口點出了他「困惑」的根源——

有人把走過來的時光，說做「痛苦的、流血的、充滿激情的、浪漫而又荒唐的年代。」用了這樣長的句子，夾雜著荒唐兩個字。

荒唐這兩個字裡，隱藏著怪異吧。老百姓愛說「入土為安」，這個安又不是外國的「安息」。他們的詩人歌德寫道：「一切的樹尖／全不見／綠兒風影……」

「入土為安」卻未必「安息」，讀到這裡，想到經手編寫的程紹國的《林斤瀾先生週年祭》，我的心陡然一沉：寫於二〇〇四年的《翠微山》，雖然說的是「大約十多年前的事」（大約也就是寫《峰頂》的時候），起因則是林斤瀾自己身後的「入土為安」問題。他已經有些「安」了——

先生曾說過「落葉歸根」，說過「到最後，我總要整個交給溫州」的話。二〇〇三年，在溫州，我和哲賢陪他和他的妹妹夫們到黃龍公墓去，給他的父母謁墳。後來在邊上轉了轉，他的神色也微笑，也深沉，可始終沒說什麼話……

程紹國說：「先生信奉佛教，不甚虔誠，不信輪迴，但相信人死後靈魂存焉。」由此更可解林斤瀾從父母墓地回來，為何要強調「入土為安」的「安」又不是外國的「安息」了。林斤瀾二〇〇九故世後被「安葬在通州，他可能想不到」，程紹國說。

但林斤瀾可能更想不到的是，他的「骨灰盒被刺目的紅布包裹著，一個年輕的司機，故作悲痛讀著千人一律的祭文，高亢而沉悶」，程紹國寫道，「余華、章德寧和我流淚了，因為當代一個傑出的小說家，就這樣被一個拿錢的俗人「打發」了。余華後來說了兩個字：「荒謬！」

我想，如果注意到《翠微山》，余華一定會說「荒唐！」荒唐這兩個字裡，隱藏著怪異吧。我想，那一定是的。

林斤瀾比歌德壽長三歲，活了八十六年，但兩人走的路卻大不一樣。林斤瀾寫不出「永恆的女性，引我們上升」，歌德同樣寫不出「坎坷、倥傯、踉蹌、忐忑、浮沉」……可見，在我們這兒，連「峰頂」都不是「一切的峰頂」。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凌晨（下）